

※「畢來德與跨文化視野中的莊子研究」專輯（上）※

前言：跨文化動態中的莊子研究

何乏筆*

為什麼是《莊子》？為什麼莊子研究展現出罕見、甚至前所未有的跨文化潛力？為什麼莊子可以成為當代歐洲哲學與當代漢語哲學之間的一條通道？為什麼跨文化莊子研究深受法語莊子研究的啟發，但卻必須有賴臺灣的特殊文化歷史處境才得以逐漸發揮出乎預料的當代性？為什麼畢來德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在《莊子四講》所指出的新主體性範式與臺灣民主政治所面臨的問題能產生難以言明的呼應關係？為什麼《莊子》似乎特別有助於進入跨文化批判的互相學習、互相指正、互相轉化的動態過程？究竟，為什麼是《莊子》？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二〇〇七年舉辦「身體、動物性與自我技術：法語莊子研究工作坊」¹；在二〇〇九年舉辦「若莊子說法語：畢來德莊子研究工作坊」；在二〇一〇年舉辦「莊子研究與跨文化批判工作坊」；在二〇一二年舉辦「『正言若反』與『庖丁解牛』：跨文化哲學視域下的道家研究工作坊」，此外與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莊子的當代詮釋國際研討會」。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逐漸顯現莊子哲學幾乎獨一無二的跨文化潛力。然而對上述問題，本專輯的資料無法提供簡明扼要的答案，而更像是屬於一段摘錄探索過程的文字痕跡。也因為如此，本專輯各篇文章性質大相逕庭，包含《莊子四講》的讀書心得、對其特定概念或思想背景的詳細分析、對畢來德莊子研究及其深層問題的批判反思、或以畢來德莊子研究為參照的實驗性論述。

「若莊子說法語：畢來德莊子研究工作坊」之後，畢來德撰書回應該會的討

* 何乏筆 (Fabian Heubel)，本所副研究員。

¹ 參見「自我技術與生命機制：法語莊子研究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8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

論²。本專輯的〈莊子九札〉乃是此一小書的中譯本。就法語莊子研究在臺灣的發展而言，〈莊子九札〉扮演關鍵角色。工作坊的目標，本來僅在於初步地促進莊子方面的間文化溝通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然超乎意料地卻進入了跨文化批判 (transcultural critique) 的脈動，因此能有效地突破比較哲學 (comparative philosophy) 的東西對照框架。近年來，比較研究的不足受到學界的關注。相關批評指出，比較研究經常停滯在文化差異性與同一性（或說認同）的辯證邏輯之中，難以回應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諸種混雜化的動態情勢。

《莊子四講》來往反覆的形成和討論過程乃明確顯示出跨文化研究所要處理的流動現象，可當作跨文化研究的具體案例。其動態結構可分八個步驟來加以描述：一、《莊子四講》是探討古漢語的經典著作；二、此書是針對法語讀者而撰寫（這方面發揮歐洲漢學界極為罕見的跨界影響力）；三、法語莊子研究的著作進一步譯成漢語（在翻譯過程中將畢來德翻譯《莊子》原文的部分譯成白話文，以呈現翻譯與詮釋之密不可分）；四、進行以《莊子四講》中文版為基礎的討論（此時碰觸許多理解的困難：共同的焦點是《莊子》，但在解讀時所使用的思想資源很難凝聚為明確的交會點）；五、畢來德對間文化溝通的困難提出反思，並在〈莊子九札〉中對漢語學界的莊子研究提出根本性的批評；六、面對畢來德的批評，部分與會學者修改原來的回應稿或撰寫新回應，藉此深化跨文化批判的互動（關鍵在於，評論不再受限《莊子》文本的解釋，而開始涉及解釋的基本預設或所謂可能性條件，無論這些預設是否涉及歐洲或中國的文化資源）；七、回應畢來德的批評則有助於帶動漢語學界莊子研究的新視野，尤其加強對莊子當代詮釋的問題意識；八、經由跨文化批判的動態過程，才能開始衡量，莊子的哲學如何可能發揮漢字文化圈以外的影響，促進一種新的世界哲學的萌生。換言之，語言與語言之間來回往復的過程有助於催化漢語的跨文化潛力，相較於歐洲語言，現代漢語尤其累積了進行這類哲學活動的基本條件。

在〈莊子九札〉中畢來德提及，莊子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特點，即是對「真正對話」的運作模式有深刻的意識。他所指的「真正對話」意味著對談者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實質過程。他因而強調，《莊子》所虛構的對話富有「戲劇性」，並「描繪對談者身上發生的變化深刻而出乎意料，對人物之間的關係也造成根本的變

²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Notes sur Tchouang-tseu et la philosophie* (Paris: Allia, 2010).

化」³。在與畢來德對話的過程中出現了「真正對話」的機會，也因此有關《莊子》的學術交流讓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可能性萌生。同時，此交流過程也顯現出「真正對話」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跨文化批判。畢來德在〈莊子九札〉中非常明確地表達出對當代漢語學界，尤其是臺灣學界之《莊子》研究的意見，一針見血地觸及許多關鍵的問題（尤其指出，氣化論和修養論的解讀脫離不了君主專制的歷史殘留，並主張新主體性範式對生命多元性的承認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嶄新想像）。他的討論不停留於淺薄的和諧，而強調真正對話所不可避免的差距、碰撞、誤解和掙扎。如此，對《莊子》與當代哲學的反省能夠更上一層樓，展開跨文化視野。此外，畢來德的介入似乎有助突顯臺灣莊子研究的特殊處境和問題意識，迫使學者面對臺灣當今的文化歷史處境（包含政治處境）為什麼能產生另類莊子研究的問題。

總之，「真正對話」不是憑空想像出來，也不是一再呼喚即能成真，而是要在特定的文化歷史條件之下一點一滴地落實。一旦間文化溝通出現跨文化批判的動態發展，哲學不再僅是抽象的語言遊戲，更是反映和反省錯綜複雜的具體經驗。一旦哲學概念顯現為凝聚生命和思想的掙扎和深度，「真正的對話」便觸及「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理。

本專輯因篇幅過大，分別在《中國文哲通訊》第二十二卷第三期和第四期出版。

³ 畢來德著，宋剛譯：〈莊子九札〉，參見本專輯，頁 23。

